

你应邀来到还是中学的地理课上记住的这地中海滨的军港土伦，坐在海港边专为书展临时搭起的大棚子里，同一排排书摊后百来位作者一样，在自己的书前捏杆笔，等候买书的读者要求签名。可一个个走过的人看的是书，并不理会挂牌写上大名的作者，哪有歌星哈理戴那许多狂热的崇拜者，列队等候他从直升飞机上下来签名，还有保镖和警察前呼后拥，维持秩序。你全然在那一双双游移的目光之外，人视而不见。他们从你面前经过，有时停下，翻翻面前印有你的名字的书，可你这名字又意味什么？人从书中要找寻的无非是自我认同，投出的目光也从那书再反射到自己心里。

你好在无所事事，有充分的余裕捕捉这一双双焦灼或茫然找寻的目光，自得其乐。一个俊俏的姑娘人群中游动，栗色的头发似乎随意挽个发髻，眉心拧紧，面容愁怅得令人心动，垂下的宽眼帘显得有些憔悴，大概过了个不眠之夜，兴许是床上的男人没能留住，可这么好的姑娘不如说是男人没留得住她，否则，不会星期天一早一个人来逛书市。她终于来到你这摊位，拿起的却是边上一本别人的书，看了看书背的介绍，放下了，又翻开另一本。她无意买什么书，或许也不知道究竟要做什么，放下那本，就手又拿起你的一本，眼睛看的却是别处。她目光收敛，终于落到手上的你这本书，把背面翻转过来，还没读上一两句简介便搁下了，什么都没看见作者近在咫尺。她就在你眼面前，眉心依然拧紧，那副愁容在脸上细微游移，真美妙得比什么书都更为生动。

谁会是你的读者？写的时候不可能想到，写那书时你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会坐到地中海滨的这书市上，面对这些兴许可能的读者。他们其实没有必要关心乃至购买你的困扰。卖书的好在是书摊的老板，你不过是个活摆设，又过早丧失了虚荣，过于旁观，还就是闲人一个。再说，世上有那么多书还铺天盖地在出，多一本少一本并不重要，何况你又不靠卖书谋生。也只有不以此谋生还写，这书之于你才必不可少。

你把笔插进上衣口袋，问书摊的老板要了几张白纸，塞入衣兜，去海港边溜达。这阳光明媚得似乎可以敲响的土伦，老港边的小街上，咖啡、酒吧和餐馆一家接一家，海鲜摊子摆在门外，空空的没什么人。往市中心去的一条大街这时期日的早市却十分热闹，从水果、蔬菜到成衣，各种日用杂货，也有许多阿拉拍人的摊贩和一家华人小吃外卖店，生意都不错，极右派民族阵线当政的市政府不知是否觉得碍眼。市中心他们也有个书展，同请你来的地区左派政府组织的这书展互打擂台。你还是躲不开政治，哪里也躲不开，突然感受到马格丽特的焦虑，如此现实，像似乎铮铮作响这明晃晃的阳光，弹指便可触摸得到。

你无意去那书展看看有何新鲜，民族主义的陈腔滥调哪里都一样，于是回到港湾，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坐下，想写点什么。

人之脆弱，但脆弱又有何不好？你就是条脆弱的生命。超人要代替上帝，狂妄而不知所以，

你不如就是个脆弱的凡人。全能的主创造了这么个世界，却并没设计好未来。你不设计什么，别枉费心机，只活在当下，此刻不知下一刻会怎样，那瞬息的变化岂不也很美妙？谁都逃不脱死亡，死亡给了个极限，否则你变成为一个老怪物，将失去怜悯，不知廉耻，十恶不赦。死亡只是个不可抗拒的限定，人的美妙就是在这限定之前，折腾变化去吧。

你也不是那佛，不是三身六面七十二个化相的化身菩萨。音乐和数学和佛，都是无中生有，从自然万物不可名状中抽象出数的概念，抽象出音阶、调性、节奏的组合和转变，抽象出佛或上帝，抽象出美，在自然状态中都捕捉不到。你这自我，同样是无中生有，说有便有，说没有就浑然一团，你努力去塑造的那个自我真有这么独特？或者说你有自我吗？你在无限的因果中折腾，可那些因果何在？因果如同烦恼，同样是你塑造出来的，你也就不必再去塑造那个自我了，更不必再无中生有去找寻所谓对自我的认同，不如回到生命的本源，这活泼的当下。永恒的只有这当下，你感受你才存在，否则便浑然无知，就活在当下，感受这深秋柔和的阳光吧！

公园里的树叶发黄，从你窗口俯视，满地落叶，凋零了还没腐朽。你开始老啦，可并多想回到童年，你看楼下停车场上那些孩子吵吵嚷嚷，并不知道要干什么，青春固然可贵，等他们终于明白自己要干什么，也就老了。你不想再重新折腾一遍，在虚荣与焦虑、徬徨与慌乱中再去挣扎，你并不羡慕他们，羡慕的只是他们新鲜的生命。可混沌的生命并没有这分透明的意识与自觉，你由衷满意此时此刻，由衷满意这一无虚妄的孤独，如此透彻，如秋水涟涟，映照的是明晃晃的光影，唤起你内心的凉意。不再去判断，不再去确立什么。水波荡漾，树叶飘落就落下了，死对你也该是十分自然的事。你正走向它，但在它到来之前还来得及做一场游戏，同死亡周旋一番。你还有足够的余裕，来充分享用你剩下的这点性命，还有个可感受的躯体，还有欲望。你想有一个女人，一个和你同样透彻的女人，一个把这世界上的一切系绊都解脱的女人，一个不受家庭之累不生孩子的女人，一个不追求虚荣和时髦的女人，一个自然而然充分淫荡的女人，一个并不想从你身上攫取什么的女人，只同你此时此刻行鱼水之欢的女人，但你哪里去找到这样一个女人？一个和你同样孤独并满意这种孤独的女人，将你的孤独同她的孤独融化在性的满足之中，融化在抚爱和彼此的眼光里，在彼此的审视与搜索中，可这女人你又哪里去找寻？